

# 愤怒的小鸟：捣蛋猪之蛋谱秘方



[愤怒的小鸟：捣蛋猪之蛋谱秘方\\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[芬兰] 帕西·皮特卡宁 著

[愤怒的小鸟：捣蛋猪之蛋谱秘方\\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小时候，故乡是一个绿树环抱的村庄。  
村子的西南角是一片洋槐林，三面是沟，宛若半岛。半岛上粗粗细细的洋槐树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，烟笼雾绕，生机勃勃。那些当年新生的枝条，一簇一簇的，更具旺盛力

，几个月就能窜出一人多高。我们不叫它树，把它叫作洋槐刺。傍晚时分常有妇女扯着嗓子在林子周围叫猪叫鸡。鸡在林中捉虫，猪在里面拱地，乐而忘返，这是它们的乐园。有时，我们几个小孩子会进去探险，这时你得小心翼翼地分开那些带刺的枝条，又要当心它反弹回来咬你一口，在你脸上留下几道猫抓似的血印子。可是往往留心了上面却忽视了下面，一不小心又被树茬扎伤了脚。有一次我的衣裳被咬住了，你分开这边那边又被咬住，分开前边后边又被咬住，进退维谷，狼狈不堪。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才得脱身。如此危险，大家依然乐此不疲。

三四月间，洋槐花开了，开出一片白云，缕缕清香如炊烟似的飘散在村子上空，沁人肺腑。捋了洋槐花回来，让母亲拌面蒸了，锅盖未掀，就让人馋涎欲滴了。出锅后淋上油盐蒜汁，吃起来柔韧而香甜，真是不可多得的美餐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在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只要见到街上有卖槐花的，依然要买些回来蒸吃，既是口福，更是回忆。

洋槐林是刘家的，但更像是大家的，哪家要是需要个棍子，或打枣或顶门或做镐把或棚什么东西，就径直去林中选一个砍回来，并不需要向刘家打招呼，刘家也从不计较。有老成的见了刘家人也会说一声，但刘家人说，砍就砍了，还搁着说？越砍越旺呢！

洋槐林南边是一条渠沟，之所以叫渠沟，是因为那是人工开凿，下雨的时候，从西岗下来的水会通过渠沟流向村东的大沟。无论渠沟还是大沟，都被绿色植物笼罩着，有密密实实的灌木丛，有葛花、陈刺、花椒等，也有很高的树，繁茂而神秘。葛花开花的时候，我常攀上那柔软的藤去捋葛花，葛花和槐花一样，可以蒸吃。春天，陈刺的嫩芽也可以吃，俗称陈刺芽，清热解毒；秋天陈刺上结满了黄澄澄的果实，叫陈刺蛋，谁家的小孩有了食疾，摘几个回来熬水喝，一喝就好。花椒是调味品，母亲炕饼时，就让我去沟边掐些叶来，剁碎了和在面里，有时也揪些花椒子来炒菜。用花椒炕的饼、炒的菜，吃起来有一种怪怪的香味。那时食品短缺，作料更是稀少，村上有这些东西，无疑给乡亲们的生活增添了一道亮色。

过渠沟上的独木桥，一个水塘和一片翠绿的竹园迎面而来。竹园是郭家的。郭二爷是篾匠，他就用自己竹园里的竹子编织家具。那时，他就光着膀子坐在门前的杏树下做活，编筐编背篓编席编筛子，乡亲们需要什么就编什么。一块黑明发亮的帆布垫在腿上，一把笨重的篾刀在手中翻飞，转瞬之间，一根根竹子在他的手里就变成了金丝玉缕。郭二爷不仅有手艺，而且喜欢小孩儿，我常蹲在他面前看他编这编那，一看就是半天。有时看呆了，也拿起竹子学着劈，但一刀下去，总是不左就右，从不能一劈到底，劈着劈着刀就偏了。有个词叫势如破竹，你千万别以为破竹容易，破开容易破难呀！不信你试试。我试过多次，直到现在也很难做到得心应手、劈得均匀。看够了，就去他家院里掐月月红。那株月月红一年四季开花，腊月也开，名副其实，太神奇了。竹园、杏树、月月红，以及郭二爷都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。

郭二爷家门前的那棵杏树很大，麦子熟了的时候，杏子也熟了，满树金黄。我们叫麦黄杏。杏子熟了，郭二爷会挨家挨户地送，让左邻右舍一起分享夏日的甘甜。正月十五，有人在杏树上绑上秋千，在杏树下用石滚支起转秋，乡亲们在这里欢庆节日。小孩子更是玩疯了，有一次我把秋千荡得快要和地面持平，人们无不拍手叫绝，喊着加油，母亲却吓得脸色大变，生怕我掉下来。

村上的果树，小孩子最清楚，谁家有梨，谁家有柿，谁家有桃，谁家有石榴等都说得一丝不差。这些果子大部分还在青涩的时候就被顽童们吃光了。要是那家的果子还长在树上，而院门关得紧紧的，人们就会瞧不起他，说他太吝啬、太小气，这家在村上也不会有人缘，用村上的活说就是“老鳖裔”。由此看来，树是谁家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是村上的风景，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是乡亲们的一道菜，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。树的根是交织在一起的，犹如房顶上的吹烟，袅袅娜娜地缠绕在一起，在远处望去，你能分清是李家还是张家的？有人说，吹烟是故乡的根，我说树更是故乡的根。

大沟也是孩子们的乐园，夏日看大水，水消退后在沟里捉鱼摸虾。

---

[愤怒的小鸟：捣蛋猪之蛋谱秘方\\_下载链接1](#)

# 书评

[愤怒的小鸟：捣蛋猪之蛋谱秘方\\_下载链接1](#)